宋史

九九



列傳卷第一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擢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與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從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将援以為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将補耕助斂顧比末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賖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冡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
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
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
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
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
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
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
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
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
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還以

梃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訴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聞者執政畏人議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追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具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和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宮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人入邊擾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户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粮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為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四百令八个字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久者確令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吴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吴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陜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十卷元祐會計録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歳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熈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

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
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
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
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
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録豈其論太
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
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
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
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
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觀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豈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蠧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

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
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
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
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
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
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
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丧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
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

子司業掌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

未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淛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

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絶而官録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怒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

盜入歲賦畜糧調徒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諭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領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

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己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滍河爲六渠以益舞廬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滍河源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厇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帟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柰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

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辭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

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解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横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

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

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佖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佖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佖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佖不散之故佖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佖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

所私各得其懽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輸絹綿侁奏聽民以時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匯澤惟兩濼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以侁爲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字四百令九个

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佺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佺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後以佺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佺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佺往救之安得如佺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

吳貴才刊

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

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

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
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
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
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
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
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
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
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
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

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瞻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娼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洽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

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
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綏外安靖年穀屢豐以
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為右司郎中轉太僕
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為戶部侍郎未至
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
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
急之序是為胥吏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
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
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

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摭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

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免昇居累年
起為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
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
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處
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誠出於
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
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
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

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
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
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
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
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
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
擒鬼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
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
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雖其石交而壞其死黨
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

四百令七字

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通債振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覿以為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顧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究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覿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為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覿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

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覿索侵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覿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

覬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覬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覬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

安置臨江軍覿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讒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辱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備應詔俊義辭焉人曰此顯仕捷逕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備備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

俊義處之恬然以大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
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眞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
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
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
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
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
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
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
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

館職而遷後義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後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為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為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為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

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孰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儆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士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

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搆飛語讒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令將去積年之弊以與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奬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

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縣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

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因衆官給粮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黙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黙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

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撤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

闒茸師張守節不戰潰智髙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徐州蜀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黙皆革之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黙以役鄉差衙前法如何黙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黙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黙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録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

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户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閒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獸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絁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争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

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

列傳卷第一百四　　宋史三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劉安世　鄒浩田晝王回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

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恱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陜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

启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彦愽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必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

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中求乳媪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譏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
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
客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
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
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
位赦至鼛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
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覊

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

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楊州潁昌府敎

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茍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頗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

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嘅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

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

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

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

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
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甞假以辭色獨於浩
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
責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
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
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
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
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

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蔡京祖治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覿賈易上章乞録其子恤其家以奬勸忠義詔除子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

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

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
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
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
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
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
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
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
省議毁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
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

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

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頗得書豈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辨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
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
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
并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
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
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
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
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
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
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

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楲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楲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輙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任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

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治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絶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内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戸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輙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

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

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詰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

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置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

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誣

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彦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

列傳卷第壹百伍　　宋史叁百肆拾陸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弟汝霖 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歛進

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
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
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
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熈寧以来創行封樁名
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
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
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
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
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

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宼盜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令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嘗以美官次

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鄉士而爲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来可也吕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

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中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黨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

旨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

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
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
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
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寳元
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
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
成慶曆嘉祐之治頤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
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
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
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

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絜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絶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濫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内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循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

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
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
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
猶擁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略以
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
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
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
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
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册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遣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藴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

若以爲是則不應遷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殛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為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責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顧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陛

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盡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田河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

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宅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自劾請

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員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愽

戴欽寫

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
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
交必盡誠敬凡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
天隱既死弁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
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
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
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
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

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
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
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
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
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
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
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
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録宣和初通判衢州
使者跡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
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
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
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
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
夫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
士第調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

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頓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頓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

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盭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推茶西州騷動陶言川

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榷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徃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歷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

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

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

有警則十倍陝西矣鄉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

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散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

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爲今遠略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删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輙焚稾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来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瑾華非華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

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
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
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
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
討廣為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
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
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
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
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
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

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頤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

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权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跪乞正元祐后册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册再廢言者論

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歩

適與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

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

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

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

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

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

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

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隋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

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
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頃
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
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
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
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
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之人
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
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
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

置因華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噐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䟽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

乃得覩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頃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習暴横爲田野患請使以厢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頤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羸羡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

以治貴清淨頣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户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

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盡去黨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黄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别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輙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楊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

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輙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

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君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

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

晋令九字

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恊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

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憝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轉為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為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願陛下奬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為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

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户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

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諂佞無耻近乞毁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

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
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
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
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
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
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
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
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
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
而怠其事不可蒲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

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捄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榷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謬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頤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

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夬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巳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㓙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列傳卷第壹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孫謩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渙之　黄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夬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謩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謩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

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遡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鼛何爲者

京黙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戸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蘷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蘷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奏之譔指切蔡京蘷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請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蘷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黄庭堅女黨

事起家人危懼蹙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
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餫米五萬輸長安鄭
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
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
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
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
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
馬辟爲屬章粢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
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

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廱司業大觀興筭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令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燿州又降通判邠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諂監衡州酒猶

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
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
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
平宫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
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
屬槀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
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
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為祕
書省正字校書即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

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窀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還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交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交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

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顧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

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嘗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奬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正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

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祕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眞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濼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脩保塞

五州爲隄道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寖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戸請蠲税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湮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悦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録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弟渙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

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書通判衛州入編脩兩朝會衛信録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頓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説治道成

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趣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為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

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熈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辨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

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虚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穩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盖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

慮漸不可長也河决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粮貸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温上官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剥至骨斟酌不乏

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盡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詰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泰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畦將受其敝請榷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

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瑊言其居喪跡几筵而獨處宅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

刘沛写

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灃青三州元符

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
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
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
之困言多剴切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
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
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
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
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
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

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熈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

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鼛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貫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鼛等多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熈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illegible]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

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大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
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
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愚學者不
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
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
品服判吏部流内銓嘗有負闕旣擬注而三班院輒
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
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内
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朝廷法耳以狀
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

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塩衡言民恃塩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楊廬宣潁州卒年七十五

顔復字長道魯人顔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

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
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已意使常秩等校
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
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
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攷正祀
典凡干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
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
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
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政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

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為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収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

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
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
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
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
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
燾責張閣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
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
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爲臺臣所攻升與
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
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寄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黄廷基
擴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程思張商英又劾之
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
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祐初嘗言王
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
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
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
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陜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
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

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貸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䟽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尫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等爲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豨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秉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

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兖州劾
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
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
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濮
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
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
僻陋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
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

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
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甾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
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
虧四方必見爲異盍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
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
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
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宜著爲令開
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狥其請願先付中書
審畫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

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姊皆見畧義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馬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蓄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

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兖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及晉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等一無所增兖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

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陞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决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

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熈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府僚闕負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問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孫穆曰恤
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収其子長之三年楊王
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
薨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
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
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宫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
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
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
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

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琢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
梭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
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
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
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删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
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
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
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

中新建殿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内侍
郝隨驕横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惡
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
妖言議者遂言蜀士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
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皆非
其土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
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
曰朕爲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繒錢與本業可乎

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請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爲蜀患拒郤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代以龎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鄧永壽陽廷俊納土樞密院用以詠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

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曰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雱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剏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踪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剏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

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險絶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録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録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

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摇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擯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寛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慤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為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為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揜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列傳卷第壹百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９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２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４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